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目錄

褚亮

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初授秦王文學預十八學士之列貞觀初爲宏文館學士拜通直郎散騎常侍十六年封陽翟縣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謚曰康

聖製故司空魏徵挽歌詞表

臣亮言伏見聖製故司空鄭國公挽詞十首詞窮清曲理備哀傷漢武非管之書更慙追遠魏文南皮之歎取愧悼亡與辰緯而相暉隨鍾石而俱振魏徵早逢興運譽美當

朝爲聖主之賢臣預能官於多士出納通顯憑藉寵私忠誠所到心力同盡而逝水不追清徽永謝樹碑荒壠已叨相質之文哀歌泉路復降高堂之曲事重一時榮流千載臣趨侍學林竊覩睿藻不入玉山屢逢盈尺如遊珠水常覩照車慶抃之深唯知舞蹈不任下情

諫獵表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理廢寢憂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輸車之

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鑾而藉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罻罝罘之樂發彤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賁在左夏育居前卒然驚竄事生慮表如或近赴林藪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代遊宦藩邸身

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對建國判

典同置臬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事詞云知無不爲判

定之方中作爲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常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乃無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安爲荀息之詞人亦

有言自貽伊咎

與暹律師等書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祕控接烟霞削峰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興廢宏之在人且棟樑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鴛鷺之羣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眞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人屈己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伸教理必宏濟無隔遐

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遥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金剛般若經注序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蹐駮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顧川庾初孩早宏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絶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

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祇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象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嶽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元宗鬱為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

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茂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刋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十八學士讚

大行臺司勲郎中杜如晦

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一作抱義身立名揚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蘊此文辭懷茲諒直

軍諮祭酒蘇世長

軍諮諧噱超然辦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

文學褚亮

道高業峻神氣清遠學總書林文兼翰苑

文學姚思廉

志古精勤紀言實錄臨名殉義餘風勵俗

太學博士陸德明

儒術爲貴元風可師儒學非遠離經在茲

太學博士孔穎達

道充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飈起

主簿李元道

李侯鑒遠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天策倉曹李守素

賢哉博識穆爾清風游情文苑高步談叢

記室參軍虞世南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世並包六藝

參軍事蔡允恭

猗與達學蔚有斯文氷霜比映蘭桂同芬

參軍事顔相時

六文科籀三冬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史

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

槐市騰聲蘭宮游道抑揚辭令縱横才藻

著作佐郎薛元敬

薛生履操昭哉德音辭弃健筆思逸清襟

太學助教蓋文達

言超理窟辯析談風蒲輪遠聘稷契連蹤

軍諮典籤蘇勗

業敏游藝躬勤帶經書傳竹帛畫美丹青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

劉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顏師古 一

師古字籀雍州萬年人高祖朝授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子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貞觀十九年卒年六十五謚曰戴

幽蘭賦

惟奇卉之靈德稟國香於自然儷嘉言而擅美擬貞操以稱賢詠秀質於楚賦騰芳聲於漢篇冠庶卉而超絕歷終古而彌傳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水鮮若翠羽之羣集譬彤霞之競然感羈旅之招悵狎寓客之流連既不遇於攀採信無憂乎剪伐魚始陟以先萌鶗雖鳴而未歇願擢穎於金陛思結蔭乎玉池泛旨酒之十醞耀華燈於百枝

聖德頌

緬尋遐代詳觀往冊五勝質文三正沿革亂多化尠明寡晦積炎精既淪大運斯斁茫茫率土黯焉已夕皇矣大聖誕受天符雲飛九域電擊八區共工慝斃豕鹿妖除枝換斯撤欃槍靡餘建武戢刃偃伯衅車蠲苛削密求瘼恤隱琴瑟更張銜策俱盡滿堂已樂聲誦猶軫扇暍垂仁泣辜流憫吏勉端潔民歸愿謹肅恭禋祀祇事上天永惟孝享式備吉蠲外崇耆耋內睦親姻歲時緜纊春秋醴饘煢嫠是恤痾瘵斯痊閭閻外户馬牛内廐昳畝相移康莊交讓勿用桴鼓無虞亭障賨納鮫人朔班狼望至誠感慶休氣

致祥馴擾一角棲集五章華平挺幹朱草曜芳良耜畟畟
多稌穲穲國儲億庾家登萬箱菴彼髦彥任仗忠力光被
心膂列居槐棘如砥之平如矢之直淑愼微務精明品式
菁菁者莪芃芃彼棫修容禮闈翺翔書圃談極五際翫慕
三古杳眇義窟恢台學府儒墨兼陳申韓迭去豈資伯亮
寧勞封鉅德音高朗絲言昭普黃竹麗章柏梁清引沈鬱
淡雅疎通敏迅抽演闕文網羅遺韻孰登奥室罕窺牆仞
妙心洞達神筆允從磥硌新勢奮發奇鋒珪稷鈞婉露散
煙濃捒同企鶴蔚若據龍豈唯於趙信乃過鍾道惟天縱

藝兼人術用而不知速而不疾至德無象微言罕術玉裕桂宮金植蘭室禮極敬愛行歸忠一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三靈叶贊泰階既平光華常煥超軒跨昊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策賢良問五道

第一道

問天生蒸庶樹之司牧立化成俗闡教宏風譬甄印之抑塗若盤盂之置水汙隆各隨所齒方圓在其所制夏后尚忠之政固以率服萬邦殷人先敬之道亦足儀型百姓亟

從革變靡定沿襲所貴雖殊同歸於乂先聖設法將不徒然厥意如何佇聞詮釋

第二道

問夫雜用霸道不純德教是非稽古何以稱強權宜一切寧可垂訓其理隱微其說安取且設官分職非賢不任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良由言行相違名實乖舛情態難覩蘭艾莫分藻鏡銓衡若其混糅如何審綜察茲優劣八觀之術往彥所陳七繆之鄄非無前說澄汰糠粃其可必陳何謂七繆宜具條錄勿致闕遺又西京課吏其法何以鄴洛

考功衆議孰得且公卿巳下員祿素定量其閒劇職務纔舉而散官一色多乏器幹縱非鄙弱則有疵瑕至於銜命諸方承旨出使按察撫勞絡繹相趨若差職事之人則於官曹闕廢如其專遣冗散又致前塗虧失彼此難周未能通允欲施何法使得兼濟又二代寮寀大數幾何用官詳備遣人可觀準望聖朝繁省何若自秦及漢掌外使者何人當塗典午出邦畿者何職書傳所說可得而言職違化方久應商略既無礙滯悉俟敷陳

第三道

問潔己以進陳諸往冊乎康正直彰乎前訓修身勵操俱曰可稱攝職當官何者尤切必能兼善其利溥哉互有所長宜甄先後今既舉茲二事欲委共康廣扇清風大矯流俗施行條教可用率下使人懷氷玉之心家有素絲之節軌物昭範佇觀表儀若在姬周號稱多士嬴氏居位亦有賢人誰修廉潔之道孰當正直之舉爰及兩漢魏晉已來歷載遐長廉直眾矣其間尤異凡有幾人必須具列姓名分條事迹無或非當意狀殊違先古有言惟德作乂既充廉潔之選又應正直之科誠宜追蹤曩人尚想同志並驅

前烈誠可比肩仰企高山誰者弗逮當仁不讓寧假撝謙近取諸身豈或涯分無而爲有是則非廉虛美雷同又乖正直兼茲學植理必該通原始要終當盡宏博

第四道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敭祗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諷籀篇乃得爲史然而算祀悠邈載籍實繁鑽仰雖多罕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流七畧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

同列次分區誰者爲允翠嬀元扈臨之而安得綠純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驪畜行序孰當封鉅大塡胡寧游處形魚昌僕出何典喆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旣醜何貴子產深鍊實厚何俾周鼎所存識者幾物齊鐘所學卒用何牲罷絀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裒貶將相何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棄日木雞之巧乎異端著於簡牒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析無憚米鹽

第五道

問八政所先食貨居首萬商之業市井爲利菽粟稻粱饑

饉足以充口布帛絲纊寒暑足以蔽形生靈所資莫此爲急爰及室宇器械同出五材皆稟造化之功取者得供其用而龜貝之屬何故爲寶競取而多誰所創意錢幣之作本以何施億兆賴其何功政教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於何貿遷三官所統又何典掌未知乘時趨利濟益深淺起僞生姦有何虧敗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號何等爲三宜各指陳務令可曉子紺稱貴文飾何如赤仄殊形以何間錯又賣穀極賤則農夫劬勞而不給糴價翔踴則工商窘乏而難振爲政之道患在不均設法籌算去其太

甚使夫荷鍤擁耒阡陌之用獲饒作工通財倉廩之儲不匱又羅三舍一起自何人以母權子云誰所建各申何法厥利焉如今欲修之孰可孰不可亦宜辨說不可曖昧佐時經國此亦一隅既膺斯舉何所興讓聊動翰墨豈申餘勇

爲留守羣官謝恩詔表

臣某等言守太常少卿崔敦禮至京師俯降神筆曲垂誨奬祇奉欣戴伏深抃躍臣等詳觀史策歷選前王損益相承質文遞變遺風餘烈昭然可觀自堯舜之後殷周已降

政道踳雜淳風斯寢干戈日用喪亂宏多悠悠千載莫能澄廓況乎有隋失德區宇分離九鼎亀飛八紘魚爛圓首方足俱委骸於原野蹠實排虛同取斃於兇毒亂極則治命實有歸河清啟期天祚攸底陛下獨運神武援手濡足陶甄庶類屈己忘勞日月之所照臨天地之所覆載皆受更生之賜俱荷栽成之力加以留情庶政昧旦丕顯掃滌煩苛澄清禮樂遠邈開闢之功牢籠帝王之表時和歲稔玉燭遐被嘉祉靈貺金英自臻朱明炎暑聊因多暇蹔迴鑾蹕巡幸甘泉伏承攝衛攸宜聖躬藹福下情慶幸率土

咸賴臣等材質康陋謬荷超擢俯循薄劣懼不克堪謹當夙夜戰兢自相勗勵竭心罄力以酬鴻造使百僚率職仰副天心四方祇勉俱稱慈澤臣無任

論薛子雲等表

臣師古言伏見宣勅別將薛子雲竇善衛二人釋禁引見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測量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聞殺生威權帝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拘執討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

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遞相枝蔓希冀恩澤挾偽干眞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爲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亾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禮無所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讓辜王司須定實罪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爲盛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

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

願許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論封建表

臣師古言臣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將降明勅博問卿

士議欲封建斯誠天機獨悟妙策深遠旣合事宜實惟治

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

下之地盡爲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

稀土曠封建之事並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中何

者今古異俗文質不同不可空採虛名以乖實效若郎廢

罷州縣分爲列國無功而受封爵庶姓而專臣吏非直於
理不合亦自制度難成至於磐石之基實資藩屏皇枝帝
子維城是寄伏以漢祖撥亂懲艾前失大啟九國雜行霸
道規模宏遠歷祚延長近代澆浮不樹宗子雖有王侯之
號了無藩輔之實故易爲傾動顛而不扶前哲往賢論之
已備臣愚以爲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
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
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爲非協力同心
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命分諸子各就封之爲置官僚皆

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世永久則狂狡絶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臣輒獻愚管伏聽採擇塵黷非宜退增戰懼惶恐謹言

議明堂制度表

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戸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

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爲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

請撰王會圖奏

昔周武王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

封禪議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

爲壇下陛預申齋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旣表重愼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察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道壇場通儀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山上圓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爲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前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用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爲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爲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藉其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磩磩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羸緘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

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
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
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若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
即以爲封匪唯嚴祕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
乖爽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五色土築
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
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
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
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

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
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八寸廣厚各五寸
玉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
本質實用豈云巧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
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
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
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賛述
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
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

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𩐍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

謹率愚管具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采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倪寛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搢紳雜議不

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於聖德稟自宸衷果斷而行文質斯允

文苑英華載別本同異

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於往冊自君作古實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敢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衷謹錄奏聞伏聽裁擇謹議

定宗廟樂議

顏師古

近奉德音俾令釐革嘉名創立實宜允副伏惟聖祖宏農
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
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
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
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豳岐胥宇之志既勤
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允令遐遠之期惟
天所命以長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
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
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

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麗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太原寢廟議

伏承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鄉士詳悉以議聞伏

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
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
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其郡國造廟爰
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
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
毁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爲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
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睿哲之
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導揚素志實昭懿則俾遵儉約無
取豐殷令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祏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

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
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萬代列採搢紳僉曰惟允
謹議

明堂議

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起自黃帝
降及唐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
舛駁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
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横典籍廢棄暴秦
酷烈經禮湮亾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理實無昧

然周書之敘明堂記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櫽括又云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韣於祠高禖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太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

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皋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曰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搢紳言論紛紛終以不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大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

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景巳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茍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聖上大啟崇基光膺寶運功高開闢之後德邁邃古之初鳳紀龍官譬吠澮於溟渤隨山鍊石匪培塿於方壺大樂與天地同和豈奏曩時之韶夏大禮與天地同節寧踵前代之膠庠天縱多能睿喆宏覽總五行之秀氣抱六義之菁華秩宗

茂典皆取必於宸極共工妙術咸禀訓於深衷隱顯無違洪纖必應百神受職萬物斯覩將建明堂爰降絲綍規矩之度久已蓄於聖懷遠近之宜實不惑於僉議假如姬旦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譁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制詔始下決策施行紹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鈎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

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時祇奉德音作皇代之典彝永貽則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畧而不論悠悠常談不足循其軌轍謹議

功臣配饗議

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彝訓追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元化醇深錯綜遺文苞括舊藝於穆清廟備孝享於吉蠲股肱良哉豫銘常之配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秩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缺年載遐深傳習各殊執

見靡一爾雅說祀禘爲大祭公羊義大事爲祫何休所釋
又異鄭元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祝之證是非眾論雖曰
踳駮隆殺二端厥趨可覩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
於祫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於大享周禮著祭於大烝是
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
間雖經差失梁朝又已矯正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
歷卜食咸陽修定禮義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
欲更改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顯其跡悠悠之
論蔑足云也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著誡黷則不敬祀典明

文徒見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畧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爲允謹議

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

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
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
特降絲綸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
元覽獨昭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鄉里有殯且輟
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貲業本同遂乃
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巳獨晏然元黃
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宏通無益關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
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旣
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

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服曲生異議茲亦未安泰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爲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内外之序增睦至如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形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笲

之義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安置突厥議

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八目錄

顏師古 二

上漢書注序

等慈寺碑

神州地祇祝文

四大河祝文

姚思廉

止足論

張元素

顏師古 二

上漢書注序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駑蕪匡正睽違激揚鬱滞將以博覦冑齒遠覃邦國宏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

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等慈寺碑

若夫有功可大盛業光於四表有親可久厚德加於萬類救災撥亂闡宏威以則天立愛宣慈垂至仁而濟物其於司牧黎獻汲引羣生窮高極深道隆致遠伏以現神通力摧破波旬之兵開方便門消滅尼犍之罪斯蓋法王聖跡調御善權不可思議莫知邊際者矣自隨歷云季政綱不

綱海岳沸騰函夏圮裂繩樞競起白梃稱兵毒痡久敷妖
精晝隕五山並食九嬰爲害交相呑噬恣行刳斮仰籲蒼
旻跼跡靡依俯墜塗炭息肩無所剝極則亨否終斯泰用
集明命爰啟眞人我大唐皇帝慶發靈圖祚昭寶籙撫茲
歸運拯彼橫流惟神惟幾迺文迺武聰明時乂勇智自天
猗歟五材聖質苞其純懿大哉七德宸鑒測其幽遠至如
封胡異說力牧奇篇元女黄石之精微玉帳絳宮之祕要
莫不裁成睿思總制深衷超冠情靈之表得諸耳目之外
爰茲草昧自彼參墟投袂濡足東征西怨克翦方命鯨鯢

斯盡芟夷干紀邦域底平掃欃槍於天衢匪遑寧處戮猾狂於地表無思不服阪泉涿鹿之師議勤已陋共工有扈之戰固多慙色載籍所傳孰可侔其髣髴言象所寄安足紀其希夷武德之初諸華未緝轂洛之地尚阻朝風念彼王充偷安假息悼干戈之日用悵烽燧之多警於是親總元戎授茲戚鉞建瓴東下將一車書北據嵩芒南屯伊闕雲羅既布指期滌蕩然而賊竇建德往因多難夙長亂階僞黨實繁凶毒孔熾妄作元圭之瑞竊號夏王驅扇黑山之旅擅強河朔破邑屠城斬祀殺厲矯誣上帝多歷年所

又以逞其狙詐乘彼阽危即傾許之人徒收亡隨之文物

遂乃憑陵濟岱薦食徐兗驟勝愈驕負力作氣惟茲効寇

同惡相求梟此役也實來赴援溯流而上奄至滎陽間使

驅馳潛申約結將規合勢以抗我師首足互資實同夏屋

之獸前後迭至冀效常山之虵妙算所甄洞其曲折中權

所稟見可而進是以引麾北制移蹕東虞天策頻加神鋒

累奮其後酋渠相命妖孽並臻鑿齒之類爲羣窫窳之徒

成列發自板渚迄於茲地獷狻爭先陸梁競出比角舉尾

飲竭洪流吞石噉沙聚蔽陽景皇赫斯怒爰整六軍飛廉

翊衛豐隆先路然後置天地之陣揚日月之旗震夔鼓以申嚴鏗虬鐘而大號星流電擊鳳矯龍騰圻巒爲之震跳梗林於是靡拉陷堅挫猛刮野掃地喋血僵尸塡坑滿谷錀茲元惡未及旋踵仍執醜虜曾靡孑遺渙若氷消灌同魚爛氛祲袪除風雲融朗列代神璽莫不畢收前王彝器此焉總獲既而乘轅西返觜旆右臨奮決水之威乘破竹之勢廓清萬里大定三川散馬華陽飲至豐鎬豈如漢王力競屢見屈於城皐魏武爭雄久連兵於官渡及夫海外有截宇內無虞執玉帛以臨朝垂衣裳而班治珍符雜沓

繁祉絪縕甘雨薰風時和歲稔正簫韶之樂非止咸英定
郊雍之禮豈惟俎豆跂行喙息跖實排虛迺陋游原遐潤
泳末攫摯忘觜距之用夷狄齊冠帶之倫外户常開内機
不作寘含靈於仁壽變品庶於陶甄思廣舟航無隔幽顯
靜言官首或握節以殉忠追悼行間有蘁輪而棄野愍疏
屬之罪方滯迷塗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以爲拔除苦累
必藉勝因增益善根實資淨土乃命克敵之處普建道場
情均彼我思洽同異爰立此寺俾號等慈境實鄭州縣稱
汜水班倕闕一字集矩矱斯備式搆寶坊樹兹靈塔飛梁虹

指浮柱星懸層閣崢嶸脩廊黮䨴朝雲暫起華旐流津曉露微沾夕盤泫溽茹藘在阪化爲詹蔔之林熠燿宵行翻暎摩尼之彩傍開柰苑敷淨花而韡華却帶蓮池積定水而澄湛結衣萃止振錫來儀戒品齊芳禪枝並茂其地則遥瞻太室夏后之所發祥近眺褱城軒轅於是訪道舳艫控引循金隄以偪側冠蓋往來趨玉門而隱軫勢居爽塏物稱衍沃誠原陸之膏腴信康莊之都會豈惟致罰之野獲免汙豬淫慝所懲赦其京觀乃令深入緣起永脫蓋纏普賴法財同歸妙樂悠悠曠刦憑慧力而靡偏齎齎恒沙

譬福聚而無盡南山之壽既彌茂於億年北極之尊實牢籠於萬代竊惟望雲就日博貫多能理極寰中道臻繫本考覈篆籀偏詳流畧定儒墨之短長棄刑名之苛嬈纖微必舉幽賾斯應不能遁其隱奧無所潛其肸蠁五老變爲流星懸識象緯八靈符於積雪曲盡物名昃食忘勞昧旦丕顯尚想巖穴博逮芻蕘俱幸滿堂之歡猶興納隍之慮愛踰祝網仁兼扇暍降元覽而游藝觀人文以化成賤齊梁之短篇鄙苦寒之危調轉規注河之論聽者開神芝英垂露之書觀者眩目飛蝬妙術抑咒神工制律呂之輕重

知草木之情狀郁哉煥乎弗可記巳重明養德守器光於匕鬯璇枝樂善作固列於維城威儀抑抑良翰赳赳文士蘊金錫之姿武臣表熊羆之狀耕田鑿井雖受賜而無迹擊壤鼓腹諒日用而不知百年然後勝殘仲尼之言斯潤三脊之茅難致吏吾所志爲小蓋夫植操恒久莫貞乎金石盛德形容聿宣於歌頌末臣庸謏預奉鴻猷雖罄短才未揚休烈其詞曰

肇自无極初分太清二儀定位四大居貞緬求邃古逖聽遐聲質文遞變粹駁殊名其一

季葉紛詭政荒道喪逐鹿爭

驅乘龍有亢亟罹不造時逢无妄至治莫興嘉生靡暢其二滔德既厭炎運將徂鴻飛野滿狼入朝蕪綠林叛換青犢雎盱中外板蕩億兆淪胥其三聖帝膺期懲彼顛覆始建天柱初安地軸萬難畢夷羣凶盡戮芒芒率土俱荷亭育其四壽華費社用康國步陽紆艷慝實清王度牧野非艱鳴條豈固勢踰犨卷俯同滎注其五魔衆既摧勝幡斯立釋茲罪垢俾申幽執施以無畏斷其餘習卽此戎墟招提攸葺其六雲樓赫燁月殿玲瓏冬延愛日夏納清風白蘋齊葉丹桂臨蘂綺疏瞰迴繡閣臨空其七金繩吐光寶鈴和響香繞梵

音花飛仙掌妙想凝寂真容煥朗開士宅心伊蒲瞻仰其八
崇巖秀峙迅流長邁石城迴矚龍池斜界左顧叛碻右通
汜郯實爲勝境誕標靈怪其九至人惠利正覺津梁偕登萬
善普照十方深慈廣博冥慶遐長式光勿替永播無疆其十

神州地祇祝文

維某年敢昭告於神州地祇惟祇包函區夏載負羣生濂
彼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楝此元辰敬以玉帛犧牲粢
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禋瘞

四大河祝文

繼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傍潤千里素秋式序用率典常

姚思廉

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子初授秦王府文學太宗即位爲著作郎宏文館學士寫形於十八學士圖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貞觀十一年卒贈太常卿謚曰康

止足論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宏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

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
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
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
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
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張元素

元素蒲州虞鄉人爲竇建德黃門侍郎建德平授景城都
督府錄事參軍太宗卽位累遷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授
潮州刺史徙鄧州麟德元年卒

姚思廉　張元素

諫修洛陽乾陽殿書

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宏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

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能復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自豫章採

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畧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工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

上太子承乾書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宏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啟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

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

重諫太子承乾書

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内宏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豈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固已崇高尚須

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宏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輝睿德而雕蟲小技之流祗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伎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物主動而無節則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斯矣

重諫太子承乾書

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其言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後周武帝平定齊梁卑宮

菲食以安海内太子瓚舉措無度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其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力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肆情令之宫中山池遺址即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宏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

其禍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竊惟皇儲之寄荷戴至重如其積德不宏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忠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

此失居中隱密可勝討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
穢聲已彰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邇已來縱逸尤甚
右庶子趙宏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今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
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禍敗方崇蔽塞之源不慕
欽明之術雖挹睿哲之姿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
病苦言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愼一日則天下幸甚

陳正道對

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

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幾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亾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亾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

蕭鈞

鈞貞觀朝中書舍人

顏勤禮贊

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稱龍樓委質